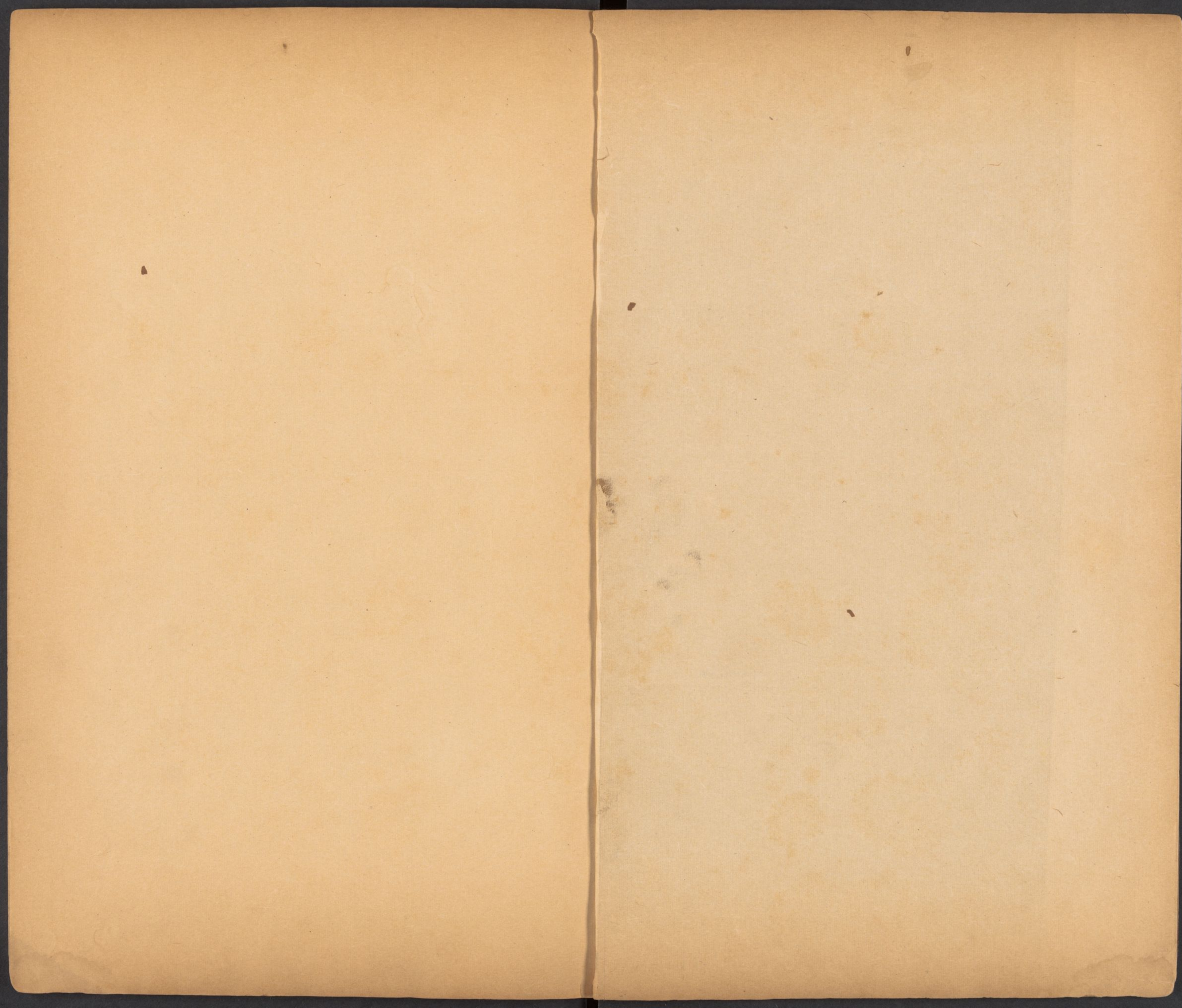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  
二  
十



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  
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  
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  
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  
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  
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  
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  
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  
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

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

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

通志載記卷一  
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  
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殖嘉  
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  
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  
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  
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  
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  
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  
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

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  
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石虎之門可設雀  
羅虎愈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  
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  
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收所掠而止宣遂南  
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  
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  
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  
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

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  
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  
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  
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  
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  
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虎  
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  
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  
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

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虎大懼曰奈  
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  
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虎密遣其  
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  
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  
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  
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  
禁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  
鐘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

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  
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  
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  
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  
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  
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  
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

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  
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  
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  
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  
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  
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  
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  
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  
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

子並長皆豫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  
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  
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  
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  
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  
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  
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効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

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  
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  
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  
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  
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  
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  
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  
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



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  
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  
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  
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  
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  
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  
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

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弘使臨軒  
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  
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  
亂之弘泣而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  
何足豫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  
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  
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摠攝百揆虎僞固讓  
久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虎妻鄭氏爲魏太后  
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

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  
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  
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  
補左右丞相閑任虎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  
宮曰宗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  
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憂安領左僕  
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  
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  
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

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  
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  
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剋遂南奔譙城  
虎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爰而殺  
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虎殺之尊弘母程氏爲  
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虎  
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  
刑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  
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

通志卷之二  
三十七  
繼發次蒲阪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  
史劉隗皆戰死虎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  
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  
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二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  
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虎  
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  
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  
部下斬生于雞頭山虎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  
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

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比地  
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虎遣郭敖及其子斌  
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  
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  
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白大  
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白大之後  
與斌夾擊敗之白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  
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  
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虎幽之弘齋璽綬親詣虎諭

禪位意虎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慙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匄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于虎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竒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

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虎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鈔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

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宏虎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

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下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毅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粲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

遂爲太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  
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癭陶之柳鄉立停駕縣虎徐州  
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虎遣將王朗擊之  
縱奔淮南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遂省可尚書奏事  
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典  
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虎自率衆南寇歷陽  
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  
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  
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

旬軍中饑疫而還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  
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  
縣俘獲而歸石遂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遂有  
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  
爲宜城君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  
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  
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  
甚之處差復一年虎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  
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

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  
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虎以其  
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  
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  
會即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  
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虎如長樂衛國  
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  
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  
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橛

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  
深二尺運至鄴虎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  
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  
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  
美亦摛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  
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  
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  
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舉經中書  
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

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虎署鞠  
等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  
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  
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  
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  
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摭捕魚以濟老弱而復  
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穀富之家配饑人以食  
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  
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

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  
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  
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滌瓦金鐺銀楹金柱珠  
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後選  
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  
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  
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  
伎工巧皆與外侷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  
校令成公遐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



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  
五百九人勸虎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  
者七人虎惡之大怒斬成公遐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  
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  
死已下追尊祖匍邪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  
妻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  
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五百  
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  
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

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  
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  
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  
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非所  
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  
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  
璽彊遇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  
或盤游下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  
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

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虎遂疾之如仇虎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虎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

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  
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敬  
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等龍巖謹謝樂子  
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  
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謹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  
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  
異於生虎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  
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  
小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

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  
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虎眾次金臺支雄長驅  
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  
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虎支雄攻安次斬其部  
大夫那樓竒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  
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  
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  
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虎納之  
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

皆擢叙之先是比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  
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宮論  
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  
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今支皝師不出虎將伐  
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  
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  
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  
必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  
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

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  
令虎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  
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  
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虎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  
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  
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  
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  
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  
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

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鑿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

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虎聞之驚怒方食吐哺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彘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虎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

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  
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擢殿中御  
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  
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  
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戎役  
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徙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  
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  
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  
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人

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  
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  
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  
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澗  
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  
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  
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兩虎將討慕容皝令  
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  
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

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  
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  
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  
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為失銓考之體  
而言之虎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  
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  
州刺史石光坐慙弱徵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  
百斛秋平原為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虎  
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

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  
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  
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  
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  
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方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  
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  
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虎之盛遣其別駕馬  
詵朝之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虎大怒將斬詵  
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

通志卷之二  
三十一  
為有無今斬馬說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  
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  
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  
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虎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  
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虎聞之怒甚  
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虎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  
乃禁畜私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  
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  
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  
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  
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虎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  
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置百僚事  
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  
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諛入諫其辭切直虎省而善  
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  
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  
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



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  
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  
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  
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  
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  
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  
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  
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  
餘迹隨之迹皆成路虎大悅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

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  
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  
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然于泰  
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  
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  
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  
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  
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而宣亦昵之扁  
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

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  
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  
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州郡  
吏馬一萬四千餘足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  
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虎獻駿馬萬疋虎以  
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  
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  
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  
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

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  
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大怒杖斌一百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  
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  
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  
初虎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虎  
命射之無所獲旣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  
令趙攬私於虎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虎  
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

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  
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  
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  
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虎曰今隆冬雪  
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  
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虎如其言既而宣知朗  
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  
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  
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

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虎旣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  
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  
宏及荅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  
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  
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  
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虎下書切責台  
輔百司令各上封事指陳變眚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  
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  
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虎先是虎起河橋

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  
餘萬而不成虎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  
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  
人虎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  
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  
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  
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聞政  
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  
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

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  
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  
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日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  
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  
于宣頗豫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虎子  
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  
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  
白之虎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

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虎  
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  
丈高一丈八尺且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  
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  
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  
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  
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  
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  
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

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  
十三已上二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  
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  
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  
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  
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  
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緩懷  
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  
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

已虎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  
鏤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  
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  
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  
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訛謗朝政虎遂殺  
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  
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  
之囚也冠軍苻洪上疏爲之申理且乞止長安洛陽作  
徒及休宮女辭旨訐直虎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

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永和三年虎親耕籍田  
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  
墓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  
爲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  
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  
金城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  
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  
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  
七千餘戶于雍州虎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

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  
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虎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竒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  
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  
焉邯鄲城西石子堦上有趙簡子墓至是虎令發之初  
得炭深丈餘次得木版厚一尺積版厚八尺乃及泉其  
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  
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  
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

其氣虎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  
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  
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  
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  
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  
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  
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  
司虞張曷枉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  
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

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

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鼎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虎復命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袍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虎自河已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



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王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燕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布精

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

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  
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  
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  
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虎馳使收之獲楊杯牛皮  
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虎悲  
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額而鑊之作數斗木  
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  
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  
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  
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額鹿盧  
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  
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  
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甚  
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  
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虎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  
流涕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  
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  
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中

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虎疑其知而不告亦  
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  
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虎追其姿色復  
納耆少女于華林園虎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  
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  
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  
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  
豺以元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  
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

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  
又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  
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  
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  
大司農曹莫不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  
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  
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  
劉氏爲皇后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  
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

少傅虎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  
境內建元曰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  
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  
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  
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  
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  
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  
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輅車安西劉寧  
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

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  
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  
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  
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  
虎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  
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  
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  
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  
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破之斬

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  
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  
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  
河鼓未幾虎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  
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  
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  
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  
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  
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

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邺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二萬  
之遵慟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  
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  
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  
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不知斌之  
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  
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  
入張豺使弟雄等矯虎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  
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

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虎亦死虎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虎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

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

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  
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  
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尊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  
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  
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  
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大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  
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  
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

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  
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  
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  
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鑒  
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  
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  
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  
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

滅兩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成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

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二萬餘人始葬虎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帥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一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



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  
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勲苞輟攻  
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勲遵遣車騎王朗率精  
騎二萬外以討勲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勲又爲朗所  
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  
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衍閔  
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旣  
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  
萬餘人皆奏爲殿中負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

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各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  
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  
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鑿等

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  
無棘奴豈有今日小孫統之不可便殺也鑿出遣宦者  
揚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  
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  
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遵  
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

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  
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  
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  
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  
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  
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  
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  
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  
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

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  
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  
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  
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  
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  
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  
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  
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  
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

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  
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  
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  
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  
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  
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  
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  
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  
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

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  
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  
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  
軍張沉屯淦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  
揚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  
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  
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苻  
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衆千餘距  
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二千

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鑿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劔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竒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無賢

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  
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  
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  
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  
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  
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  
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  
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魏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  
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  
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  
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  
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  
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  
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  
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

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  
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  
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李農為  
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  
其子胤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  
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  
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  
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  
荅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書

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  
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  
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  
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  
度段勤與劉國斬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  
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  
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  
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斬豚于陰安鄉盡俘其  
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

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  
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  
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  
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祿  
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  
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  
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  
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潏頭  
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二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

閔以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其丘皆  
為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下石閔  
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  
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  
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  
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  
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  
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眾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  
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

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  
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紱  
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  
食自虎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  
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  
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  
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

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  
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  
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志其謀  
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  
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  
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  
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  
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  
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



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鄆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宗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六司

馬清河王寧以棗彊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帥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鑱連

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閱所乘赤  
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  
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閱衆寡不  
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  
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雋立閱而問之曰汝奴僕下  
才何自妄稱天子閱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  
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雋怒鞭之  
三百送于龍城告鬼虺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  
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

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  
中繆嵩啓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  
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  
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  
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  
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知  
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  
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  
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

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  
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  
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雋送閔既至  
龍城斬于邊陲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  
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  
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載記卷第二

通志一百八十七

